



爱的回声

毕力格太

爱的回声

ai de hui sheng

毕力格太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4300行 插页: 3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331 每册: 1.05元



毕力格太,男,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呼和浩特。一九五六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理事、呼和浩特市文联副主席兼《山丹》编辑部主编。一九八三年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五届人大代表。一九六〇年发表第一首诗,迄今,先后发表过诗歌三百余首,短篇小说三十余篇,散文、歌词、革命回忆录、文艺评论等多篇(首),并出版过儿童叙事长诗《布日固德的故事》及中篇小说《古庙里的秘密》。

自序

人的一生中，最值得珍惜和留恋的，大概莫过于童年了。而我的童年，也值得珍惜和留恋吗？

由于生活所迫，刚刚懂事，便在呼和浩特的一座喇嘛庙里当了小喇嘛。庙里的执权者告诉我，要虔诚地侍奉佛爷，他会把人们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那个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叫“极乐世界”。于是，我在阴森的佛殿里烧香、点灯、叩头……我痛苦地渴盼，朦胧中，似乎还有几分幸福的预感。

然而，迎接我的，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无休止的繁重庙役，大喇嘛的凶狠斥责，以及寡居多年的母亲的眼泪，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印下了一道又一道深深的鞭痕。渐渐地，我怀疑了，而且我开始仇恨。

一九四九年九月，呼和浩特解放了。不久，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正式脱离了喇嘛生活，靠公费上学了。我和同学们一起读书、一起游戏、一起唱歌……，幸福对于我，再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

一连几个假期，我总是到土默特旗政府组织的宣传队

里去活动。我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偶或也自编几段唱词，配上当地的民间小调，到街头去演出。我想，那大约就是我习作的开始了。

为了抒发从心底不断涌起的欢慰，我常常在课余时间写点长短句子，有时候也自编几段曲子，配上词，哼哼几声。我把我的“诗”交给语文老师修改，我捧着我的“曲”去请音乐老师指点。年复一年，直到我大学毕业，在一所中学里任教，这种业余习作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

后来，好心的校长对我说：“你可以寄出去试试，写东西总不是为了压抽屉的，发表了，对读者有教益，那不是更有意义吗？”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几首小诗寄给了一家报社。幸运得很，这第一次投稿，居然就被选中了一首，而且在年终还获得了呼和浩特市业余文学创作奖。这首诗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我的套马杆》。现在看来，尽管显得稚嫩，但那毕竟是我心底的声音，是我学步的记录。

三十年来，从中学教师，到刊物编辑，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为人作嫁衣裳”；创作活动，几乎全部是在午夜之后进行。

但我毕竟还在创作。尽管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令高人齿冷，可断断续续地也还发表了一些作品。

我学写诗三十年，而对于诗，确实不敢妄加评说。我只觉得，当我欢乐、痛苦，或者愤怒的时候，总想用诗来发泄。“诗言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总是充满希望。即使在十年浩劫、我被关进“黑房”的时候，也没有失去信心。我坚信太阳。在冰封大地的时候，我能听到冰下潺潺的水声。

当然，我也有恨。我百倍地憎恨那个丑恶、凶残、时间又不算太短的暗夜。它戕害了我的祖国，阉割了我的理想，吞噬了我的生命，夺走了我那一段正属旺盛的年华。我千遍、一万遍地诅咒它！那时候，我仍想写，想用诗来发泄我的悲愤与震怒。然而，我的纸墨和我的笔，都被破“四旧”者跃武扬威地抄走了，我在“黑房”里，自然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可人的感情也能被抄走吗？思想也能戴上镣铐吗？我蘸着血在心上写。尽管“吟罢低眉无写处”，但我还是要“吟”的。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沉默》与《冬天，树说……》两首，便是在那个暗夜里“吟”就，而天亮后忆起来的。

我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真善美终究是会战胜假恶丑的。果然，一九七六年十月，春雷响了，冰雪随之而融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更加振奋了。如果说，一九四九年那个天高气爽的时刻，在我的眼前铺开一条彩色斑斓的人生大道的话，那么，这一回是在我的脚下展现出一条通往理想的彩虹。尽管，白絮已经探

出了我的双鬓，但我的生命之树又生出了绿芽。我想唱，我充满希望。

我爱我的党，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爱得深沉，爱得挚着。他们，永远是我心中的上帝。我的歌尽管不甚优美，但声声都是我的心的呼喊。也许，有朝一日我再不写诗，但我的理想，我的爱，我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绝不会改变的。

我有我的感情，我的理智，我的良心。我知道我怎样歌唱。

当新中国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孕育，经过临盆前的巨烈的痛楚，而诞生在那个绚丽的早晨的时候，我能不歌唱吗？当我们的人民带着满身伤痕，从荆棘中走向无垠的沃野时，我能不歌唱吗？当我看见我们理想的花圃，在风雨后生出一团团、一簇簇繁茂的蓓蕾时，我，能不歌唱吗？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绝大部分作品，正是我多年来的爱的回声。其中，有些早年写的东西，现在读起来虽说有些“过时”，但那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毕竟是我的心的呼喊，它们，反映了我的爱的持久，爱的坚贞。

爱，自然就要歌颂。歌颂飘着牧歌的草原，歌颂飞着笑声的田野，歌颂在风雨后诞生的新绿……。

我歌颂，但并不粉饰。我知道，在我们这片光明的土地上，还有一处又一处暗影；愚昧、落后的沟壑，还没有

被我们彻底填平。但我坚信，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加美好，我们的事业，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向前迅猛发展。

我也有不满，因而我也鞭笞，鞭笞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丑类，鞭笞那些戕害人民的鬼魅，鞭笞那些蚕食我们事业的蛀虫。

然而，我们毕竟经过多年的艰苦跋涉，找到了一条闪光的新路。

我生活在这个令人舒心的现实，但我渴盼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希望我们的事业有更加迅猛的发展。

那么，我的诗，能为前进着的人们敲响几声边鼓吗？
能唤醒几个安于温饱的沉睡者吗？

在学习写诗的过程中，各种形式，我都想试试。长短句的、豆腐块的、阶梯式的都试着写。我以为，形式当随内容而易，一定的内容用适合于它的形式去表现，则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比如，轻松柔曼的情歌，适合以轻音乐来抒发，而高亢激昂的进行曲，则当用铜管乐来演奏。试想，那娓娓动听、催人入睡的《摇篮曲》，若配之以管号，伴之以鼓钹，岂不要把宝宝惊得号咷大哭？

就以长短句而言，我以为也当有各样表现形式。朦胧是一种美，明快也是一种美，明快中揉几处朦胧，同样是一种美。晨雾中，置身于八百里滇池，望西山睡美人，自然令人心醉；而在明朗的天空下，置身于缀满鲜花的草

原，望滚动的羊群，奔腾的骏马，不一样是一种美的享受吗？

爱牡丹者，不必诅咒芍药；春兰幽香，秋菊一样诱人。一株生长在高山上的劲松，给人以雄姿英发之感，而一朵摇曳在绿丛中的火红的山丹，则赠人以秀丽柔美之情。各有各的功效，彼此不必替代。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去表现千姿百态的生活，岂不更好？

当然，劲松也好，山丹也罢，都必须植根于膏壤沃土，才能因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茁壮成长，否则，无论花、无论树，终将会因失去营养而凋谢枯萎的。

诗的土地是人民。离开了人民，难道还有诗可谈吗？反映人民的心声，为人民的事业击鼓鸣号，当是诗人的天职。那么，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难道不应该提倡吗？

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理当虚心学习。先进的技术要引进，绝妙的艺术也要借鉴。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洋为中用”，是为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为亲娘身上有疮疤，而断然抛弃去找干娘者，大概算不得什么仁人志士。马头琴的制作，因学习了西洋乐器的共鸣方法，而使音色更加圆润，音响更加宏亮了。但，那毕竟依旧是马头琴。

马头琴也拉，提琴也奏，唢呐也吹，小号也响……一台丰富多彩的音乐会，吸引着多种爱好的听众，岂不美哉？！

生活是千姿百态的，人们的喜好是多种多样的，花，还是多多亦善。

在诗的园圃里，我试着栽培各式各样的花卉，而且一心想培育得好一些，但我自知，三十年的劳作过程中，我始终不过是一个笨拙的学徒工。

但，我毕竟在忠实地耕耘。

在我培育的这些花卉中，如果还能找出几朵象样的来，那就献给哺育我成长的祖国和人民，献给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党吧！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呼和浩特

目 录

自序.....	(1)
---------	-------

音符，在生活中欢跳

音符.....	(3)
晨曦.....	(4)
草原.....	(6)
大山.....	(7)
妈妈的眼睛.....	(8)
乳汁.....	(10)
我是奶奶的孩子.....	(12)
奶奶已经睡熟.....	(14)
致我的老伴儿.....	(16)
枯草.....	(18)
秋叶.....	(19)
交替.....	(20)

沉默.....	(22)
冬天，树说.....	(23)
影子.....	(24)
酒.....	(25)
劝酒.....	(26)
秤星.....	(27)
关于真理.....	(28)
广告栏前.....	(30)
路.....	(31)
在饭馆.....	(35)
羁绊.....	(38)

希望，在春天里酿造

耕耘.....	(41)
我更爱春天.....	(42)
春天，我寻找爱情.....	(43)
花溪恋	
初访.....	(45)
别离.....	(46)
眷念.....	(46)
青春.....	(48)
赴约归来.....	(49)

我在公园里漫步·····	(50)
晨读·····	(51)
力量·····	(52)
给初生的婴儿·····	(53)
在幼儿园·····	(55)
孩子·····	(56)
幼芽·····	(57)
团结松·····	(58)
我们听见了·····	(60)
眼睛·····	(63)
逝去的，已经逝去·····	(66)
重新开始·····	(67)

草原，飘着翠绿的牧歌

闪光的草原·····	(71)
生活，从他眼前展开·····	(74)
在沙海中捕捞理想·····	(76)
沙漠之歌·····	(78)
牛车·····	(80)
套马·····	(81)
牧归·····	(83)
草原之夜·····	(84)

守夜.....	(85)
山丹花.....	(87)
心中的火焰.....	(88)
春夜.....	(89)
歌，缠住缰绳.....	(91)
他来了.....	(93)
盼.....	(94)
梳妆.....	(96)
他们寻找神话.....	(98)
我的套马杆.....	(99)
苏布泰老头醉了.....	(100)
在毡包里作客.....	(101)
草原啊，我归来了.....	(103)

田野，飞来透明的笑声

重归土默川.....	(109)
团结渠上.....	(118)
渠畔相会.....	(120)
白雪飘洒.....	(122)
春雨蒙蒙.....	(123)
青山滴翠.....	(124)
队长.....	(125)

车把式·····	(127)
打坝·····	(129)
卖西瓜老汉·····	(131)
哑巴·····	(133)
土默川人物速写	
老汉·····	(136)
后生·····	(137)
闺女·····	(139)
二虎发财了·····	(142)
进城·····	(144)
集市·····	(146)

鲜花，在事业中喷香

家乡的小河·····	(149)
老画家·····	(151)
耕耘者·····	(156)
致编辑·····	(159)
教师的土地·····	(160)
你在播种爱·····	(161)
春天的使者·····	(162)
未来的设计师·····	(163)
草原之花·····	(165)

摔跤手·····	(166)
草原女民兵·····	(167)
清扫工·····	(168)
女矿工·····	(169)
新官上任三把火	
演讲·····	(170)
规章·····	(171)
关怀·····	(171)

新绿，在风雨后诞生

绿风·····	(175)
对她，我是无私的·····	(177)
春播·····	(180)
崭新的开端·····	(182)
我曾经呼唤春天·····	(183)
希望·····	(185)
卧龙岗·····	(188)
烈马颂·····	(192)
伟大的战士·····	(202)
我们在行进·····	(219)

音符，在生活中欢跳

